

□散 文

一半荷塘，一半菜园

赵 阳

夏日昼长，寿州古城的黄昏来得迟缓。城内的人家吃罢晚饭出门遛弯，西天罩开一层浅霞，斜阳把行人的影子拉得清瘦。出东门，过宾阳桥，沿圩堤东行数百步，九里联圩畔，原野空旷。塘岸垂柳，塘中荷叶连绵；一篱之隔，菜畦齐整，绿意从容。古城人饭后闲行，或倚柳观荷，或入园理蔬。一塘清荷，几畦青菜，便是寿州人寻常日子里的一半诗情、一半烟火。

青石板小径顺着塘埂蜿蜒，柳荫覆顶，老牛拽（牛筋草）、狗尾草从石缝间自在漫生，未经刻意修整，带着野朴的意态。微风掠过水面，捎来一缕淡荷气息。抬眼望去，碧叶连天，零星粉荷疏疏点缀其间。落日映在水面，光影轻轻晃漾，偶有白鹭、苍鹭掠叶而过，旋即归于静谧。

塘边石凳疏落，人影淡淡。人们立在柳下，看云影浮于荷田，听晚风拂动青叶。守着千年城墙长大的寿州人，心

底总留着这样一寸留白。不必远寻名园胜景，不必刻意附庸风雅，黄昏在塘边静立片刻，荷风漫过肩头，心绪便慢慢沉淀下来。这份诗意清淡内敛，藏在烟火日常的缝隙里，不张扬，不铺陈，只留一段松弛，几分淡然。

顺着塘埂缓步向前，荷塘尽处，一间红顶木屋隐在柳色深处，茅草覆檐，朴素得似泥土中自然生成。一道彩篱轻轻分界，清浅荷香就此收住，迎面而来的，是泥土醇厚温实的气息。畦垄纵横，竹架支起藤蔓，豆角垂挂成串，茄子凝着深紫，青椒攒着新绿，玉米亭亭而立，红须被夕照染成暖黄。紫茄层层铺在田边，一派安稳蓬勃的人间生机。

这是城里人家认养的小菜园。白日里各有营生，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待到暮色垂落，人们便提桶携具，路向田埂。拔草、培土、浇水、理畦，摘下一捧新嫩蔬菜，收进布囊。田埂相逢，几句家常闲话，顺手便把自家架上

的嫩豆角、刚摘的香瓜、一把青嫩苋菜，往对方袋里塞。几番推让，终是笑着收下，一捧鲜灵园蔬，便成了邻里间清淡温厚的情分。方才眼里还盛着荷风晚照，一转身，便俯身触到泥土。眼里盛着清宁，手上沾着烟火，两个场景，一篱之隔。

站在圩堤上静静凝望，慢慢懂得，寿州人的性情，原来就藏在这一塘一畦之间。愿意寻一方荷塘安放闲情，也肯躬身入土，守着菜田照料三餐。抬眼可观云影荷风，低首能接大地烟火。风雅不必示人，烟火亦不觉局促。诗情不悬空，烟火不卑微，两相融和，才是古城人从容的底色。看过城墙四季寒暑，历经人世起落浮沉，此地人养出一份清醒与分寸。惜清风荷影，却不耽于闲逸；慕悠然光景，亦不肯失了勤勉。荷塘予心一处舒缓，菜园把日子牢牢扎进泥土。观荷时心宽，理畦时心定，一仰一俯之间，便是生活本来的模样。

暮色渐沉，霞光缓缓淡去。荷塘隐入薄暮，只余下沉沉绿影；菜园里的人影，也慢慢融进昏光里。晚风穿柳而来，荷香与土气相融，淡淡漫过整条圩堤。散步的人缓步回城，衣襟沾着荷风微凉；布囊之中，既有自家采收的蔬菜，也盛着邻里相赠的心意。

回身远望，荷塘静卧，菜畦安然。一湾清宁，几亩烟火，相隔不远，又彼此相依。

日子原不必强分雅俗。一半荷塘，一半菜园；一半目送清风晚荷，一半俯身烟火人间。这便是寿州黄昏里，朴素而安稳的人生。

夜色漫上城墙，古城内灯火次第亮起，宾阳楼的墙体上开始上演灯光秀“淝水之战”。伫立宾阳桥头，我忽然明白，寿州古城的韵味，不只藏在斑驳城砖和青铜烙印里，更藏于寻常百姓半是诗情、半是烟火的从容心里。风过荷塘，也掠菜畦，岁岁年年，安静如常。

□诗 歌

蜻蜓落荷花

徐满元

对忙忙碌碌，甚至
远道而来的蜻蜓而言
每一朵绽放的荷花
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客棧
每一枝花瓣，都是
称心如意的标准间
若能住进花蕊
便相当于入住总统套房
而一眼望不到边的荷花淀
正是繁华的大都市

落在荷花上的蜻蜓
随即成为这朵荷花的词牌
当荷花被阵阵轻风
饱含深情地吟诵
词意便与花香互喻
叫日光和月光
都透明如蜻蜓的一双翅膀
而高擎着荷叶的油纸伞的
一尾尾大小鱼儿，都将自己
游弋成一条详尽的注释

□诗 歌

焦岗湖三重奏

张 芳

莲 荷

凌波擎翠叶，粉蕊沐晴光。
自有清高骨，临风淡淡香。

食莲子

闲坐湖荫刹翠房，清风玉子沁心凉。
甜香盈口消炎暑，静享荷光意未央。

芦苇荡

金芦连野荡，如羽轻轻荡。
候鸟赴佳期，悠悠情未吐。

□随 笔

夏日池塘

袁 中

每到夏天的傍晚，我与妻子晚饭后，都会来到家乡古城内环路的池塘边散步。

这时候，我和妻子都会饶有兴致地观赏池塘风景。在我眼里，夏日池塘就像一首田园诗，字里行间溢满着清新自然、深邃寥廓之气。

刚开始的时候，池塘里几乎满是浮萍，密密麻麻。连成片的浮萍如同一幅巨大的薄薄绿毯，一股脑覆在塘面上。有了这一层遮蔽，塘面因此很难露出自己的原貌。

“池萍渍雨钱钱密，塞雁书空字字斜。”这是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九月四日会安正堂》中，描写雨中浮萍与长空雁阵的感喟。看到眼前这些浮萍，我和妻子感慨的却是如此大面积的浮萍会不利于荷叶生长。塘面上也确实只有极少数荷叶孤军奋战，艰难地探出身子，出现在浮萍之间，全然没有往年这时满塘荷叶田田的旖旎景象。对比其他池塘，有的池塘里已经有星星点点的荷花开放，而眼前这方池塘连荷叶都不多见，更遑论见到一朵荷花了。

好在没过多久，傍晚再次行走在池塘边，我和妻子欣喜地看到，池塘里绝大部分浮萍都被人捞起，倾倒在塘边空地上。没有了浮萍的遮挡，池塘终于现出了本来清幽深邃的面目。数日之后，挣脱了束缚的一片片荷叶终于冒了出来。

此时的荷叶大多无拘无束，平平整整铺展开来。也有的荷叶相互交错，悠然浮

于塘面，将塘面写意地分割成不规则的空间。清亮亮的塘面，碧油油的荷叶，色泽鲜明，相映成趣。有的荷叶上还托着三五颗晶莹剔透的水珠。一阵微风过处，荷叶上的水珠便如同珍珠一样，颤颤巍巍，轻轻晃动，似乎一不留神，便会滚落荷叶，融入池塘之中。

也有少数荷叶高出塘面，亭亭玉立。它们在风中摇曳身姿，任由倒影在塘面上荡漾。

芦苇也顺着自身天性，自由自在地在池塘边生长着。这些芦苇茎秆纤细柔弱，有的稀疏落落，有的丛生茂密。这种疏密相间、虚实映衬的景致，让我想起清代书坛大家邓石如，他主张书法布局当有“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的意境。

池塘边，不时传出野鸭的叫声，伴着其他鸟儿的鸣啾，打破了池塘的宁静。它们或呼朋引伴，或随性啼鸣，在池塘里畅游无阻。偶尔还会听到一两声蛙鸣，不甘寂寞地夹杂其间，更让满塘声色尽显生机盎然。

暮色四合之时，池塘边人家的灯火一盏接一盏陆续亮起。有的灯火昏黄，似昏昏欲睡者疲惫的眼；有的灯火明亮，清辉洒满塘边景物。影影绰绰间，可见塘边居民悠闲踱步的身影，风中传来或铿锵或婉转的戏曲声，为池塘增添了一丝生活文艺气息。

池塘夏日翠波流，风物宜人收眼底。

□随 笔

温柔的奔赴

孙 瑞

今年接手了毕业班，期末落幕、假期伊始，家访便成了我假期的第一件要事。由于我的搭档有事，家访工作只能单枪匹马进行。

为了不打扰人家休息，家访工作选择在傍晚。我先走访了附近的王同学家，一推门，小姑娘就露出笑脸，缺了两颗门牙的小嘴，说话带着漏风可爱的模样，甜甜的喊着：“老师好！”我们默契地张开双臂，温柔相拥。

王妈妈和我细聊起孩子居家日常，言语中满是无奈。家中三个孩子，姐姐上小学，弟弟年纪尚小，格外顽皮。刚放暑假，姐弟俩便常常拌嘴打闹，前两天姐弟俩就干仗，姐姐扔石子不小心把弟弟的头砸破了。我惊讶地看着她说：“老师把弟弟带走了好不好？这样就没有人和你干仗了。”她不假思索地摇摇头。我们相视一笑，我又说：“你认识好多字，假期在家可以当弟弟的小老师，给弟弟讲故事。”王同学很用力地点了点头，眼里满是认真。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小脑袋，给她竖起了大拇指。随后，我又和王妈妈交代了假期安全事宜，短暂交流后，便匆匆赶往下一户家庭。

张同学家在院土之乡——张李乡。提前电话沟通得知，路途尚有一段距离，我骑着电小驴缓缓前行。沿着大坝欣赏乡村暮色，坝坡下秧苗亭亭玉立，郁郁葱葱。连片的玉米地整齐排列，微风拂过，秸秆摇曳，饱满硕大的玉米挂在秸秆上，让人心生欢喜。田间农人驻足田埂，眺望满目青苗硕果，乡野间尽是田园烟火气息。

我沿着浑河继续前行，正当沉醉于沿途美景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张同学的姑姑打来的，她担心我不认路，提前在路边等候。我加快速度，途经一处农舍，正抬眼张望等候的身影，两条壮硕的大黑狗

晃动着肥胖的身子朝我走来。

我心头一惊，默默祈祷黑狗不要靠近。瞬间手心被冷汗浸湿，我屏住呼吸，想慢慢启动车子悄悄离开。可两条黑狗配合默契，一条围着电车缓缓绕悠，一条伫立紧盯，死死堵住去路。我的电驴车速缓慢，根本无法脱身，我只能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慌乱中我想掏出手机求助，我刚一动，两条狗就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恶狠狠地盯着我，我瞬间不敢再有任何动作。

就在我手足无措之际，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惊动了黑狗，它们狂吠起来。叫声引来了主人，一声清亮的呼喊传来：“旺旺，回家！”两条大狗闻声转身离去，我长舒一口气。

不一会儿，我看见张同学的姑姑在路边的玉米地里向我招手，那一刻，遇见亲人般的暖意涌上心头，我险些红了眼眶。

我向她深入了解孩子的居家情况、生活习惯与性格状态，叮嘱她务必重视孩子的假期安全，重点讲解了防溺水、防网络诈骗、用火用电安全等常识。姑姑认真聆听，脸上露出淳朴憨厚的笑容，连连感慨：“老师真是太辛苦了！放假了也不得闲。孩子跟您上学之后，变化真的太大了，性格开朗了，愿意主动和家人沟通交流，学习上也更加上进，多亏了老师的悉心引导！”言语间满是真诚的感激。

听着家长发自内心的认可与感谢，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交流结束，我摆手告辞。张姑姑放心不下，一路目送我离开，确认我安全走远后才肯回去。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乡间小路。我一路慢行，晚风拂面，微凉治愈。田间的白鸟与牛儿相伴，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眺望远方，青草的芬芳弥漫在整片乡野。

淮畔文脉育经典 红歌传世照初心

杨道文

淮水悠悠，文脉绵长；皖北沃土，涵养代代英才。淮南襟淮带河、钟灵毓秀，既有《淮南子》千年哲思浸润文脉，亦有寿州古城积淀厚重历史，更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红色血脉。在浩如烟海的中国红色文艺长河中，一曲《十送红军》婉转悠扬、跨越六十余载，以细腻深情的旋律、真挚质朴的军民情怀、定格峥嵘岁月，镌刻家国赤诚，成为家喻户晓、代代传唱的不朽经典。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传世红歌的曲作者，正是从淮南市凤台县朱马店镇走出的著名作曲家朱正本。乡土文脉滋养艺术初心，军旅岁月淬炼创作风骨，他以音符为笔，以时代为纸，谱写军民鱼水深情，让淮畔文脉与红色精神久久传扬。

朱马店沃土孕灵气 淮乡风物润初心

朱马店镇坐落于凤台县西北部，是一座浸润皖北烟火、承载千年文脉的古镇。茨淮新河、港河、永幸河三水环绕，平畴沃野阡陌相连，水土丰饶、民风敦厚。这里既有皖北平原的坦荡辽阔，亦有水乡河畔的温润灵秀，自古商贸通达、耕读传家，崇文尚德的风代代延续。

一方水土养一方艺心。千百年来，朱马店乡间地头、市井街巷，民间小调婉转悠扬，田间歌谣质朴动人，豫剧、庐剧、推剧等地方曲艺相融共生，更有凤台花鼓灯的锣鼓鼓点常年响彻乡野，“淮畔花鼓”的热烈灵动与推剧的软语唱腔交织，积淀了丰厚鲜活的民间音乐土壤。淳朴乡风、乡土音律、烟火人情，无声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文艺灵气，也为年少的朱正本埋下了热爱音乐、扎根人民的艺术种子。

1928年，朱正本生于凤台县朱马店镇。自幼浸润在浓郁的乡土文艺氛围中，他常跟着乡邻赶庙会看花鼓灯表演，锣鼓铿锵里的颤音起伏，扇影翻飞间的旋律转折，都悄悄刻进了他的听觉记忆；推剧里婉转拖腔、一唱三叹的抒情韵味，乡人们在田埂上随口哼出了的农事小调，都让他对旋律节奏拥有了天然的敏感度与感悟力。皖北儿女的赤诚坦荡、淮畔百姓的淳朴善良，融入他的品格底色；乡土歌谣的婉转韵律、民间乐曲的独特韵味，滋养了他的艺术审美。这份扎根故土、源于生活的艺术积淀，成为他日后红色音乐创

作最深厚、最纯粹的灵感根基，让他一生创作皆饱含烟火温度、家国深情。

朱马店镇烟火绵长、文脉醇厚，岁月更迭间始终保留着质朴本色。百年传承的马店羊肉汤热气袅袅，熬煮着邻里温情与乡土烟火；广袤田野四季轮转，春耕秋收、农事奔忙，书写着皖北大地的富饶生机；正月清泉庙会、二月马店庙会热闹繁盛，花鼓灯的锣鼓敲得震天响，推剧的戏文唱得人心暖，戏曲登台、商贸云集，留存着浓郁的民俗风情。正是这片兼具烟火气、文气与正气的淮畔沃土，涵养出朱正本踏实笃行、低调谦逊、潜心深耕的人生品格与艺术追求。

投身军旅逐艺梦 千里淬炼筑华章

山河飘摇，烽火连天的年代，家国大义深深根植于朱正本心中。1949年，心怀报国理想与艺术热忱的朱正本毅然参军入伍，正式踏上军旅文艺之路，将个人艺术理想融入民族解放、国家建设的时代洪流。

参军当年，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徒步跋涉八千余里。艰苦卓绝的军旅征程，淬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也让他亲眼见证军民同心、患难与共的真挚情谊，深刻读懂了红军精神的内核真谛。沿途西南乡土的民间曲调与家乡淮畔的乡音旋律在他记忆里悄然呼应，让他愈发明白“好的音乐永远扎根在百姓的生活里”，为日后红色经典创作积淀了厚重的情感底色与生活阅历。

此后，朱正本长期任职空政文工团，成为部队文艺创作核心骨干。为精进专业造诣、夯实作曲功底，他潜心治学、拜师精进，先后师从著名音乐家罗忠谿、江文也，系统钻研中外乐理知识、和声技法与作曲理论，不断打磨艺术功力。从业数十年，他始终坚守“文艺为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坚持深入军营基层、贴近官兵生活、扎根时代一线，在火热的军旅实践中积累素材、淬炼情怀，摒弃浮躁虚名，深耕精品创作。哪怕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他也时常会不自觉地想起年少时在家乡听过的花鼓灯律动、推剧拖腔，这些来自淮乡的艺术基因，早已成为他创作里隐而不现的独特密码。

1961年，凭借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丰硕的艺术成果，朱正本加入中国音

乐家协会。数十年艺术生涯中，他笔耕不辍、潜心耕耘，先后创作发表歌曲三百余首，完成歌剧、歌舞剧、合唱曲、影视音乐等各类作品二十余部，出版多部歌曲合集，逐步成长为国内德艺双馨、极具影响力的红色作曲家。

一曲红歌传薪火 淮水长吟赤子心

在朱正本的诸多创作中，《十送红军》是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国红色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不朽经典。长久以来不少听众误以为它是原生民间古曲，实则是朱正本与词作家张士燮携手匠心打磨的原创红色精品，深深扎根于民间沃土，又以艺术升华成就了跨越时代的动人旋律。1960年，空政文工团承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编任务，张士燮深入梳理赣南民间红色歌谣，反复凝练打磨，创作出六段情感真挚的《十送红军》歌词，字里行间满是老区百姓送别红军、牵挂挂军的温热细节，道尽了烽火岁月里军民相依、生死相守的鱼水深情。拿到歌词的朱正本深受触动，年少时在凤台乡间见过的亲人远送、沿路叮咛的画面瞬间浮上心头，记忆里花鼓灯抒情段落的婉转颤音、推剧唱腔里层层递进的拖腔韵律与赣南的乡土旋律悄然共鸣，灵感奔涌之下仅用不到一小时便完成全曲谱曲。

这首作品的独特质感，恰恰藏在朱正本从淮乡文艺里汲取的创作智慧里：凤台花鼓灯讲究“韵不停、情不断”，旋律常在细微转折里藏满情绪，他便把这份细腻融入曲调，让每一句拖腔都裹着不舍的温度；推剧擅长以反复咏叹传递深情，他便打破当时红色歌曲常见的激昂范式，创新采用回旋曲式结构，让六段歌词层层递进、循环往复，一唱三叹间余韵绵长。整首作品的特色与内涵，更在岁月流转里愈发清晰：它没有用宏大的呐喊渲染悲壮，而是以“十送”的反复铺陈，把百姓送了一程又一程的牵挂具象成旋律，每一段里都藏着不同的细节——送在大路旁、送在小河边、送在望月亭，旋律跟着情绪慢慢起伏，哀而不伤、柔而有力，把离别之愁化成了对革命胜利的殷殷期盼，把军民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揉进了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里。它的动人，从来不是来自刻意